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參加會議、考察）

參加

「福建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系列活動之 2013年海峽兩岸考古遺存與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
暨福建考古遺址考察

服務機關：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姓名職稱：盧泰康 副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

出國期間：2013.10.09-14

報告日期：2014.01.17

摘要

本次出國活動內容，主要為參加福建省博物院所舉辦之「福建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系列活動之 2013 年海峽兩岸考古遺存與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中發表學術論文，論文題目為「台灣南部出土西方銀幣研究」。會後由福建省考古研究所安排，考察參訪福建南部重要考古遺址及相關出土文物，包含龍岩市新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奇和洞遺址」、閩西土樓、南靖縣多處「東溪窯窯址」，以及收藏相關文物之博物館部門，包含龍岩市博物館、南靖縣博物館、漳州市博物館。

目次

本文

一、目地.....	4
二、過程.....	4
三、心得及建議.....	8
附錄一：.....	9

本文

一、目的

本次赴中國大陸之主要目的，在參加福建省博物院所舉辦之「福建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系列活動之 2013 年海峽兩岸考古遺存與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並於會議中發表學術論文。另考察參訪福建南部重要考古遺址及相關出土文物，包含龍岩市新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奇和洞遺址」、南靖縣多處「東溪窯址」，以及收藏相關出土文物之博物館部門，包含龍岩市博物館、南靖縣博物館、漳州市博物館。

二、過程

本次出國活動內容，主要為參加福建省博物院所舉辦之「福建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系列活動之 2013 年海峽兩岸考古遺存與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並於會後參訪福建多處考古遺址與博物館。各日活動內容如下：

第一日（2013.10.09）：臺北飛抵福州市

第二日（2013.10.10）：

參加「福建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大會」暨「2013 年海峽兩岸考古遺存與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論文完整內容見附錄一，中文題目與內容摘要如下：

題目：「台灣南部出土西方銀幣研究」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Silver Coins Found in Southern Taiwan

發表人：盧泰康（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摘要：

史料文獻中所見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台灣地區流通的西方銀幣，又稱洋銀、

番銀，種類繁多，且流通數量頗大，但歷來少有考古出土資料報導，亦罕見相關研究與討論。本研究主要透過近年考古發掘工作成果，以及田野訪查所收集之出土西方銀幣實物，討論目前所知西方銀幣類型，包含了荷蘭 Stuvier 銀幣、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佛頭銀）、墨西哥鷹銀，以及日本圓銀。本研究除了針對各類銀幣之紋飾特徵、銘文內容、所屬年代，進行觀察與分析外，同時配合科學檢測、相關傳世文物比較，以及文獻史料梳理，分析考證其所屬文化脈絡，藉以理解台灣明清時期流通之西方銀幣的具體面貌與價值。

關鍵字：歷史考古、西方銀幣、洋銀、番銀、明清物質文化

第三日（2013.10.11）：參觀龍岩市博物館、舊石器時代晚期「奇和洞遺址」

本日首先赴龍岩市博物館，該館為閩西地區市級博物館（圖 1），與會學者主要為參觀館內收藏「奇和洞遺址」出土標本（圖 2）。接著驅車前往象湖鎮「奇和洞遺址」進行現地考察（圖 3、圖 4）。「奇和洞遺址」為 2011 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屬重要之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2013 年列入全國第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第四日（2013.10.12）：

上午由福建省考古研究所樓建龍所長帶領，參觀南靖縣土樓（圖 5）。下午赴參觀南靖縣博物館，訪查該館所調查採集之東溪窯標本與相關陳列展示（圖 6）。東溪窯位於福建省南靖縣與華安縣的交界，是明清時期漳州地區重要陶瓷產地，相關陶瓷遺物已發現於台灣地區傳世古物以及多處歷史時期考古遺址，重要性不可言喻。¹ 下午由南靖縣博物館簡榮偉館長與張立麗副館長帶領，實地訪查「東溪窯遺址」，地點包含上蝦形（圖 7）、封門坑（圖 8）等地點。



圖 5



圖 6

¹ 盧泰康，〈臺灣南部廟宇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頁 37-66；盧泰康，〈臺灣南部廟宇傳世收藏的青瓷供器〉，《東亞青瓷學術論壇論文集》，新北市：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2013，頁 158-171。



圖 7



圖 8

第五日（2013.10.13）：

上午訪查「東溪窯址」馬飯坑地點（圖 9）。下午赴漳州市參觀漳州市博物館，考察該館收藏之東溪窯標本與相關傳世文物（圖 10、圖 11），並與該館李和安副館長討論東溪窯出土陶瓷之現階段認識（圖 12）。



圖 9



圖 10



圖 11



圖 12

第六日（2013.10.14）：由廈門搭機返回台灣

三、心得及建議

臺灣各文博單位與相關大學系所，宜加強海峽對岸福建省之文博與考古工作之互動，並有效支持相關學術交流與考察活動，以本次赴大陸參加會議與考察為例，有關台灣出土西方銀幣研究成果之發表，以及漳州地區明清窯址資料之調查，皆有助於閩台兩地歷史文化之互動與理解。

附錄一：

台灣南部出土西方銀幣研究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Silver Coins Found in Southern Taiwan

盧泰康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一. 前言

史料所見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台灣地區所流通的西方銀幣，又稱洋銀、番銀，種類繁多，且流通數量頗大，但歷來少有考古出土資料報導，亦罕見相關研究分析與討論。本研究主要藉由近年考古發掘工作成果，以及田野訪查所收集之出土西方銀幣實物資料，配合科學檢測、相關傳世文物比較，以及文獻史料梳理，討論台灣明清時期流通之西方銀幣的形制特徵與具體價值。

二. 類型描述與分析

目前台灣地區出土具有西方風格的銀幣，類型包含荷蘭 Stuvier 銀幣、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佛頭銀）、墨西哥鷹銀，以及日本圓銀。以下分述各類銀幣之紋飾特徵、銘文內容、所屬年代與尺寸、重量，同時分析考證其所屬文化脈絡。

1. 荷蘭 2 Stuvier 銀幣

出土於台南市新市區社內遺址 D 區 T9P3 探坑 L34 層所發現的灰坑內，該錢幣出土時表面銅綠鏽蝕包覆，後經科學成份分析檢測，始知其為銀、銅合金，成份為 Ag 約 72.8wt% 與 Cu 約 26.3 wt %，確認其應屬銀質貨幣。長 2.2 公分，寬 1.8 公分，重 1.40 克。根據 X 光拍攝結果，可知銀幣兩面皆有紋飾，重疊於 X 光影像圖中（圖 1）。²銀幣表面再經文物清潔修護後，幣面紋飾已可較為清楚辨識：一面為「獅子持劍」紋（圖 2），獅頭朝左，一手在上，持劍上舉，另一手在下，持扇狀物（應為一捆箭，見下文考證），左上側邊緣可見連珠紋，左腳掌上接近幣緣處可見「2」字，獅尾旁接近錢幣左下緣，可見「S」字。另一面由三

² 本件銀幣之科學成份分析、X 光影像拍攝與文物清潔修護工作，由台北故宮博物院王竹萍副研究員執行完成。相關細節內容見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台南科學園區出土金屬器形制與製作工藝研究案期末報告》，委託單位：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0 年。

排英文字母與一排羅馬數字組成(圖3)，由上至下分別為「Z、E、□(E)」、「□(L)、□(A)、N」、「D、I、A」、「1640」，左上側邊緣可見連珠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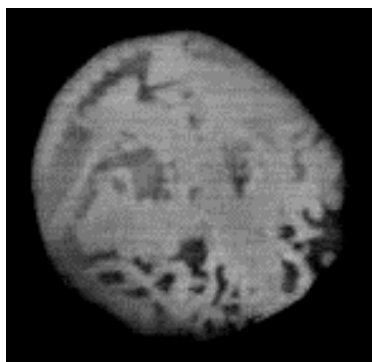


圖 1



圖 2



圖 3

本銀幣依照表面圖案與銘文特徵，可知其為 1640 年荷蘭遮蘭省 (Zeeland) 所鑄造，而所辨識出的「2」與「S」符號，顯示其幣種與面額為 2 Stuvier (Stiver)，屬面額較小之荷蘭銀幣，是臺灣首次考古出土之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貨幣實物，極具重要價值。

較於荷蘭貿易貨幣中常見面額較大的銀元，小面額的 Stuvier 銀幣兌換率可舉例如下：一個 Rijksdaalder (兩盾半) 銀幣，在十七世紀初可兌換 47 個 Stuvier；³ 一個 Florijn (荷盾，即 Dutch Gulden 或 Guilder) 可兌換 20 個 Stuviers。⁴ 另於 1645 年 VOC 在印尼巴達維亞所鑄造發行的克朗銀幣 (Crown，俗稱劍銀)，則可兌換 48 個 Stuiver 銀幣。⁵ 至於面額更小的荷蘭銅幣 (Duit)，則為 Stuvier 銀幣的八分之一。⁶

另一方面，由於 Stuiver 小額銀幣的頻繁流通交易，導致錢體日益磨損，加上亞洲各地市場銀貨需求大而吸納銀幣，故 1639 年以後，荷盾與 Stuvier 的兌換比值調整為 1：48，之後持續降至 1：60，到了 1654 年還一度跌至 1：62。⁷ 而台南社內遺址出土的 Stuvier 銀幣，邊緣磨損嚴重，以致幣緣的連珠紋僅部份殘存，可算是當時 Stuvier 銀幣流通磨損，導致兌換率改變的一項考古實物證據。

此外，荷蘭 VOC 也普遍運用西班牙里爾 (Real) 進行亞洲貿易，在熱蘭遮城日誌中，可見 1645 年 10 月 16 日，大員的荷蘭商館通知駐在淡水的商務員，要求他之後使用里爾結帳，而一里爾可兌換 57 個 Stuviers。⁸ 里爾是西班牙銀幣的計量單位，當荷蘭 VOC 介入東亞貿易時，雖然有自己發行的貨幣，但常在貿

³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ime Warner Books, 2003, p. 43.

⁴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荷蘭時代台灣告集令、婚禮與洗禮登錄簿》，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頁 144。

⁵ Sir John Bucknill M. A., *The Coins of the Dutch Indies*,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31, pp. 34-35.

⁶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 44.

⁷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荷蘭時代台灣告集令、婚禮與洗禮登錄簿》，頁 144。

⁸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471。

易上採用已經在亞洲流通甚久的西班牙銀幣，以做為交易的金額的單位。

有關荷蘭統治時期的 Stuvier 銀幣，在當時臺灣各種貨物交易與零售物價之間的對應關係，筆者目前雖未找到太多明確的資料，但仍有若干有趣的紀錄可供參考；例如 1654 年 6 月 17 日，由於蝗災疫情嚴重，故大員長官決定發佈公告，命令在鄉村的中國農工去撲捉蝗蟲，並答應每捉一斤蝗蟲將支付他們一個 Stuvier 銀幣。⁹

社內遺址出土 Stuvier 銀幣之一面，辨識出「ZEELANDIA 1640」銘文，可知此為一枚來自荷蘭遮蘭省（Zeeland）在 1640 年所鑄造發行的 Stuvier 銀幣，而非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亞洲所發行的貨幣。事實上，荷蘭 VOC 全期在東印度地區所流通的貨幣中，除了公司自行鑄造者之外，母國流通的尼德蘭所鑄造貨幣，也同時在東方被使用。通常，這些來自荷蘭的歐洲貨幣在亞洲流通時，要比母國更加受到使用者所喜愛，貨幣價值亦更高。¹⁰

社內遺址出土 Stuvier 銀幣的另一面紋飾，為「獅子持劍」紋，此類紋飾應為遮蘭省所鑄 Stuvier 銀幣中，所屬年代較早的錢紋母題，發行時間在 1614 至 1678 年之間。海外地區所保存實物中，同於社內遺址出土銀幣的案例，例見 1641 年遮蘭省鑄造 2 Stuvier 銀幣（圖 4）。¹¹ 而這種「獅子持劍」的母題形象，同時也是尼德蘭王國紋章徽飾中的主要內容（圖 6），¹² 其形象特徵為獅頭朝左，張口吐舌，舉步前行，一手持劍上舉，另一手持七根成捆的箭，象徵著七省聯合。

到了 1680 年代初期，Stuvier 銀幣的獅紋母題發生變化，出現了一種改以半截獅身自波濤中升起的圖案；例見 1681 年遮蘭省鑄造 Stuvier 銀幣（圖 5）。¹³ 另一方面，從 1681 年至 1780 年之間，還有一種長期而廣泛流通的 Stuvier 銀幣獅紋，則是將獅子波濤紋置於徽章之內，徽頂覆以多葉王冠；例見 1730 年遮蘭省鑄造 2 Stuvier 銀幣（圖 7），¹⁴ 而此一徽飾即為遮蘭省的省徽（圖 8）。¹⁵

此外，過去有關 Stuvier 銀幣在亞洲地區的考古出土紀錄，則是發現於日本長崎的出島荷蘭商館遺跡，¹⁶ 該銀幣的鑄造時間為 1745 年（圖 9），¹⁷ 其年代遠晚於臺南社內遺址所發現的 1640 年 Stuvier 銀幣，而後者的鑄造年代，實可對應於 1624 年至 1661 年荷蘭人在台灣統治之時。

十七世紀前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南部的統治，對於貨幣交易在台灣的發展，有著相當關鍵的影響，西方貨幣也開始被引入島內原住民的聚落。台南社內遺址的地緣位置，以及所出土的物質文化遺存，可明確對應文獻史料紀錄，

⁹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 341。

¹⁰ Sir John Bucknill M. A., *The Coins of the Dutch Indie*, p.6.

¹¹ <http://www.detectorvondsten.nl/muntenalbum/provzilver.htm> 點閱日期：20130525

¹²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at_of_arms_of_the_Netherlands 點閱日期：20130526

¹³ Sir John Bucknill M. A., *The Coins of the Dutch Indies*, p. 38.

¹⁴ http://www.nederlandsemunten.nl/Virtuele_munten_verzameling/Virtuele_munten_verzameling_zonder_index.htm 點閱日期：20130525

¹⁵ http://www.zazzle.com/zeeland_netherlands_round_sticker-217765391754359221 點閱日期：20130525

¹⁶ 山口美由紀，《長崎出島》，東京：同成社，2008，頁 114-115。

¹⁷ 筆者 2010 年拍攝於日本九州長崎出島商館文物陳列室。

應屬平埔族西拉雅原住民所居住的新港社聚落。¹⁸而社內遺址出土的荷蘭 Stuvier 銀幣，在當時可能具有交易兌換功能而被使用，是台灣首次考古出土並經研究後確認的荷蘭貨幣。另一方面，此一實物證據也顯示了貨幣交易模式與貨幣流通概念，在荷蘭人、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頻繁交流與互動下，逐漸被台灣島內居民所熟悉。直至十八世紀初的清領時期，台灣地區仍有荷蘭貨幣流通，是故，清初黃叔璥所著《臺海使槎錄》中，提到了台灣「交易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¹⁹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2. 西班牙卡洛斯銀幣

(1)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 8 Real 銀幣

出土於屏東縣恆春鎮社頂遺址的原住民排灣族墓葬（S.T.B1），該墓出土四枚銀圓中之一件，²⁰ 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面容與衣褶線條較為模糊，邊緣一處銅鏽包覆，但仍可辨識銘文：「DEI • GRATIA • 1785 • □□□□□□□□

（CAROLUS）III • 」。意為蒙神恩寵，1785 年，卡洛斯三世。背面紋飾較為清晰，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內十字分割，內有雙城雙獅紋，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捲軸內有字，內容已模糊不清，原應為西班牙文「PLUS VLTRA」（海外有天地）。²¹ 邊緣銘文：「• HISPAN • ET • IND • REX

¹⁸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 16。

¹⁹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42-43。

²⁰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1987，頁 33-34；該銀幣標本之影像紀錄，感謝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陳有貝教授提供。

²¹ 保存完整之卡洛斯三世所鑄造西班牙 8 里耳銀幣（1773），例見墨西哥阿卡波卡歷史博物館傳

•  • 8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西印度群島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8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銀幣正面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帶圈王字」、「長」、「天」等。

正面有君主頭像的西班牙銀幣，在台灣地區流通甚廣，又稱「佛頭銀」、「番頭銀」或「本銀」（以 **HISPAN** 之讀音為名），為西班牙政府在 1772 年開始鑄造之銀幣，直至 1830 年為止，歷經卡洛斯三世（CAROLUS III）、卡洛斯四世（CAROLUS IIII、CAROLUS IV）、斐南迪七世（FERDINAND VII）持續發行。

（2）西班牙卡洛斯四世 1 Real 銀幣

出土於台南市南區所發現之水交社清代漢人墓葬群 SJS-A-B9 墓葬，²²標本編號 UN-0116，直徑 2.06cm，厚 0.11cm，重 2.52g（圖 10、圖 11、圖 12）。經科學檢測分析後確定為銀、銅合金，所佔成份比例約為 27%Ag 和 73%Cu。²³

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邊緣銘文：「• DEI • GRATIA • 1800 • C□（A）ROLUS IIII •」。意為蒙神恩寵，1800 年，卡洛斯四世。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內十字分割，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邊緣銘文因殘損較無法辨識，僅有「• HISPAN」等字勉強可見。



圖 10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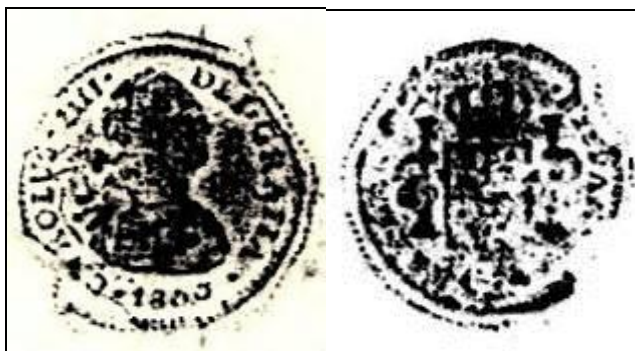


圖 12

與水交社清墓出土西班牙銀幣相同的完整傳世實物，可在台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舊藏的一批西班牙古銀幣中，找到鑄造年代完全一致的案例，故可依照後者之特徵與銘文，獲得更多訊息以進行後續分析。鄭成功文物館典藏編號 1322 銀幣，²⁴ 直徑 2.1cm，厚 0.1cm，重 3g，其尺寸、重量與水交社銀幣幾乎相同。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裙狀披肩在後，邊緣銘文：「• DEI • GRATIA • 1800 • CAROLUS IIII •」。意為蒙神恩寵，1800 年，卡洛斯四世（1788-1808）。背面為西班牙王室

世收藏，引自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航路アジアへ！～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都：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1998，圖 46-18。

²²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台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台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2009，頁 37-41。

²³ 本件銀幣之科學成份分析檢測研究工作，由台北故宮博物院王竹萍副研究員完成。

²⁴ 感謝台南市政府文化資產管理處提供藏品進行記錄與研究。

盾徽，徽上有皇冠，徽盾中心橢圓圈內三朵百合，十字分割為四欄，內有雙城雙獅紋，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邊緣銘文：「• HISPAN • ET • IND • REX • ϕ • 1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西印度群島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1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



圖 13



圖 14



圖 15

透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台南水交社 SJS-A-B9 墓葬所出土的 1800 年西班牙卡洛斯四世銀幣，面值應為 1 里爾，即台灣史料中所稱之「茛」銀（見下文）。

西班牙銀幣的標準面值為 8 里爾，即所謂「piece of eight」。另有面額較小而紋飾佈局類似的銀幣，依序為 4 里爾、2 里爾、1 里爾、1/2 里爾、1/4 里爾共五種，尺寸依序縮小（傳世實物例見圖 16）。²⁵ 而這些各種幣值的西班牙銀幣，在明清的中國文獻中頗有描述，例如晚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列國考 呂宋」條，稱西班牙銀錢：

大者重七錢六分，夷名黃幣峙；次者三錢六分，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攜來。²⁶

清代安徽古錢收藏名家倪模（1750-1825）在《古今錢（泉）略》中，試圖畫出了各種面額西班牙「佛頭銀」的錢紋特徵，同時也記下個別重量與尺寸（圖 17）：

右銀洋錢二品，俱花邊中人頭，花紋微異，徑一寸七分半，厚一分，重七錢五分。

右銀洋錢，花邊人頭，重三錢六分，徑一寸四分，厚一分。

右銀洋錢，花邊人頭，重一錢八分，徑一寸二分，厚八釐。

右銀洋錢，花邊人頭左向，重一錢二分，徑一寸一分，厚六釐

右銀洋錢，邊無文洋字中人頭，一面雙柱形，重九分，徑八分半，厚半分。

右銀洋錢二品，花邊人頭，並同重四分，半徑七分有奇，厚半分。²⁷

而在十八世紀左右，各種不同面值的西班牙銀幣，已被台灣居民賦予了本地特有之名稱。如乾隆六年（1741）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載：

²⁵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Public and Mail Bid Auction Sale #56*, San Diego, CA: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1992, #528.

²⁶ （明）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94；此類銀錢之名稱，皆應為漢字所書外來語譯音，所謂「黃幣峙」即西班牙文之 Peco，「突唇」為 Cauarto，「羅料釐」為 Dos Real，「黃料釐」為 Un Real，引見曾澤祿，《台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嘉義：作者出版，2004，頁 51。

²⁷ （清）倪模，《古今錢（泉）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688-1691。

鑄銀為錢，每顆重七錢有奇，謂之「大錢」；半其重者，為「中錢」；遞而輕之至一錢八分以至九分，四分半者，謂之「芟子」；即今台地所用「番銀」是也。²⁸

乾隆十二年（1747）范咸《重修台灣府志》稱：

圓錢（一名花欄錢；重七錢二分。亦有小者二當一，並有四當一者）……中錢（重三錢六分）、芟（亦銀錢。有重一錢八分，亦有重九分及四分五厘者。以上皆來自咬嶠吧、呂宋）。²⁹

晚清蔣師轍《台游日記》則稱：

所謂圓錢，則今之番餅（俗名洋錢，每重七錢二分，上鑄人面形者曰人頭番，鑄鷹形者曰鷹洋，皆來自西洋。……中錢及芟，則今之小番餅（中錢，三錢六分，則俗所謂對開洋錢，以二當一。芟，重一錢八分，則俗所謂四開洋錢，以四當一；重九分，則八開；四分五厘，則十六開；今皆有之），皆自西洋流入，非臺產也。³⁰

綜上史料所載，吾人大致可梳理出明清時代中國南方對於各種面額西班牙銀幣的認識：一般通稱為「圓錢」或「番餅」的 8 里爾銀幣，又稱為「大錢」，重七錢二分至五分不等，故也常被稱做「七二銀」。而 4 里爾銀幣則被稱為「中錢」或「對開洋錢」，重三錢六分。2 里爾以下的銀幣則多被稱為「芟」、「芟子」或「小番餅」，其中 2 里爾銀幣重一錢八分，又稱「四開洋錢」。1 里爾銀幣重九分，又稱「八開洋錢」，1/2 里爾重四分五釐或四分，又稱「十六開洋錢」。

至於清代番銀一元（8 里爾銀幣）與制錢（銅錢）的折合比率，則因時間、地區的不同而有所變動，透過史料文獻整理與分析可知，十九世紀在台灣地區的番銀與制錢兌換率，約從 1：900 至 1：1426 不等。³¹ 如依據前述折算率就 1 里爾銀幣進行經折合換算後，可知其大致可兌換 112 至 178 枚銅錢不等。



圖 16



圖 17

²⁸（清）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卷十九 雜記 外島（附）」，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532 頁。

²⁹（清）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卷十七 物產（一）金石」，台北：大通書局，1984，頁 495。

³⁰（清）蔣師轍，《台游日記》「卷二」，台北：大通書局，1984，頁 65。

³¹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台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三期，1976，頁 27-30。

有關小面額西班牙佛頭銀在台灣日常生活的實際使用狀況，則台南水交社 SJS-A-B9 號墓葬的出土現象，多少提供了一些相關訊息。

水交社 SJS-A-B9 號墓，為典型明清時期外槨三合土澆漿墓，清理時木質內棺完全腐朽，墓穴東側、南側人骨已遭嚴重擾動，上半身僅存局部較為完整，下身肢骨保存狀態尚可，葬姿仰身直肢，頭向朝東，為男性成年個體（圖 18）。人骨右側腰部出土玉質荷包束片與十三枚錢幣疊置（圖 19），所出錢幣表面尚見織品殘跡（圖 20）。錢幣上方同時發現的扁長方形穿孔玉片，中開二孔（圖 21），功能為繡包、錦袋類織品上之束具，二孔為穿繫絲繩之用，做為束緊袋口之配件，故研判墓主腰際原先應配掛繡包、錦袋之類的荷包。

此類玉束長度約在 2 至 6 公分左右，不僅為明鄭至清代台灣漢人生活日用之物，同時也被置於墓中陪葬，反映了當時漢人喪葬禮俗。現就相關出土品與傳世文物觀之，知其頗有一定數量，可資進一步比對分析。臺灣所見本類玉器年代最早者，為台南市南郊出土明鄭時期「許申墓」，為白玉包金荷包玉束，長 2.5 公分，厚 0.33 公分（圖 22）。兩側穿孔內壁以金片包覆，正面兩孔之間覆蓋鏤空金質羅錢紋，做工極為精緻。³² 前彰化縣八卦山舊墓地出土者（圖 23），³³素面無紋，寬度與厚度略有差異，質地亦分白玉、青玉二種。而大陸南方明清墓葬出土同類案例，則可見於江蘇江陰明墓出土棉質錢袋及「墨石」束片。³⁴ 至於相關台灣傳世清代織品中的繡包實物（圖 25），³⁵ 亦可清楚觀察束片繫緊固定於繡包上部的使用方式。

上述荷包內的十三枚錢幣經修護後，確認有十二枚銅錢與一枚卡洛斯四世 1 里爾銀幣，其中銅錢年代最早者為康熙通寶（1662-1722），最晚為道光通寶（1821-1850），故可知該墓葬年代上限，應在十九世紀中期左右。

B9 號墓中所發現之荷包殘跡，以及內置的銅錢與西班牙銀幣，顯示了此種喪葬禮俗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繫。清代後期台灣漢人經常隨身佩帶荷包，用以收存貨幣或雜物，而這些隨身攜帶的貨幣，可用來支付生活日用之零售交易。



³²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以台灣地區學者的論述為中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5。

³³ 李俊德編，《八卦山史跡文物展圖錄》，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62。

³⁴ 江陰博物館，〈江蘇江陰叶家宕明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8 期，頁 30-45。

³⁵ 感謝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藏品進行記錄與研究。

圖 18



圖 20

圖 19



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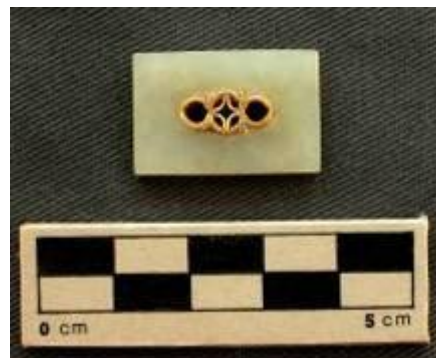


圖 22



圖 23



圖 24

3. 墨西哥 8 Real 銀幣

出土於台南市南區所發現之光緒甲午年（1894）晉江誥受朝議大夫張虞廷墓（圖 27）。³⁶ 共見兩枚墨西哥銀幣，第一件編號 TNCYTM-004，直徑 3.82 cm，厚 0.23 cm，重 24.51g。銀幣正面為墨西哥建國國徽，為一展翅雄鷹，嘴叨掌抓長蛇，另一掌踩仙人掌，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墨西哥共和國）（圖 22 左、圖 23 左、圖 24）；背面中央為一錐狀自由之帽，內有銘文 LIBE□□□（RIAD），即西班牙文「自由」之意，四周散放 32 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 • $\frac{O}{M}$ • 1869 • G • R • 10D s • .20G s，幣值 8 里耳（Real），鑄造年份前之 $\frac{O}{M}$ ，顯示其為墨西哥城鑄造廠所製，年份之後之四組字母，為批號確認標示。銀幣兩面皆見多處戳印符號，如「J」、「工」、「交」（圖 26）等。

第二件編號 TNCYTM-005，直徑 3.73 cm，厚 0.24 cm，重量 24.23 g。銀幣正面為墨西哥建國「展翅雄鷹」國徽，嘴叨掌抓長蛇，掌踩仙人掌，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圖 22 右、圖 23 右、圖 25）；背面中央之錐狀自由之帽內，銘文完整：LIBERIAD，四周散放 32 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 • $\frac{O}{M}$ • 1889 • M • H • 10D s □□□ s，幣值 8 里耳（Real），鑄造年份前之 $\frac{O}{M}$ ，顯示其亦為墨西哥城鑄造廠所製，年份之後的部份批號標示字母已無法辨識。銀幣兩面皆

³⁶ 該墓在 2007 年 10 月至 11 月間，發現於台南市南區永安街附近私人土地內，可惜未經學術考古調查與記錄，隨即遭民間施工人員破壞。時至 2011 年 6 月筆者進行訪查時，僅存墓碑與部份私人保存之該墓遺物可供紀錄。

見多處戳印符號，如「合」、「乂」等。

另一件台灣南部所發現的考古案例，見於屏東縣恆春鎮社頂遺址發現的原住民排灣族墓葬（S.T.B1），出土四枚銀圓中之一件。³⁷ 銀幣紋飾保存完整，鑄造年代早於上述兩件台南漢人墓葬出土者。正面為象徵墨西哥建國之「展翅雄鷹」國徽，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墨西哥共和國）；背面中央錐狀自由之帽，內有銘文 LIBER□□□（IAD），四周散放 32 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 · $\frac{O}{M}$ · 1862 · Y · E · 10D s · .20G s，幣值 8 里耳（Real），鑄造年份前之 $\frac{O}{M}$ ，同樣顯示其為墨西哥城鑄造廠所製，年份之後之四組字母，為批號確認標示。銀幣背面可見「吳」戳印符號。此外，特徵相同的墨西哥銀幣，也曾見於福建漳州市區所發現之銀元窖藏（圖 28）。³⁸

上述墨西哥銀幣，是墨西哥革命成功脫離西班牙統治後，於 1823 年起所鑄造的共和國銀元，其重量、銀色與佛頭銀相同。由於錢幣正面鑄鷹形，故稱為「鷹洋」或「鷹銀」，而完整無疵，未有戳印者破壞幣面紋飾者，則特稱為「白鳥銀」。³⁹ 此種銀幣雖然保留了西班牙殖民地時期的「Real」做為貨幣單位，但是新的紋飾設計，反映了政治上的新訴求，正面的鷹紋，表現墨西哥建城初始的阿茲特克（Aztec）傳說：該地是因一隻老鷹被發現棲息於一株仙人掌上，嘴銜著一條蛇的地方，故而在此建立起城市。⁴⁰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迄清末，墨西哥銀元在中國被廣泛接受流通，從沿海與南方地區擴及至內地，鷹洋在許多都市一度成為標準通貨，尤其是上海一帶，銀元券多規定以鷹洋兌現。⁴¹ 鷹銀在道光年間開始流入廈門，也一度成為當地市場上的標準貨幣。⁴²



圖 22



圖 23

³⁷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頁 33-34；該銀幣標本之影像紀錄，感謝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陳有貝教授提供。

³⁸ 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福建文博》，2010，第 3 期，頁 24-25。

³⁹ 張庸吾，〈清季之台灣貨幣流通考〉，《台灣經濟史初集》，台北：台灣銀行，1954，頁 19。

⁴⁰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 187.

⁴¹ 張寧，〈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中國錢幣》，2003，第 83 期，頁 28。

⁴² 陳阿泉，〈流入廈門的外國銀幣〉，《福建文博》，2001，第二期，頁 91。



圖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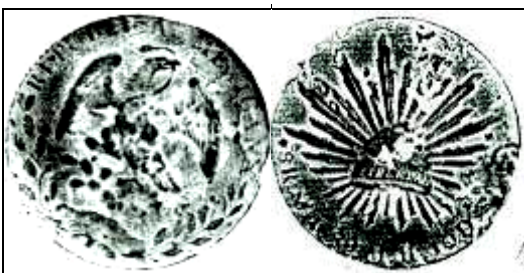


圖 25



圖 26



圖 27



圖 28

4. 日本一圓銀幣

出土於台南市南區光緒甲午年（1894）誥受朝議大夫張虞廷墓。編號 TNCYTM-006，直徑 3.82 cm，厚0.26 cm，重25.41g。銀幣正面中央銘有漢字楷書「一圓」字樣，上方為16瓣菊花徽章，兩側弧形花草枝葉，左側為桐花，右側為菊花，至下端以綬帶相結（圖28、圖30左）中央內圈連珠紋（日文稱「玉列」，共118顆），內有團龍火焰紋，龍首前方有火珠，周邊銘文：大日本・明治二十年（1887）・416・ONE YEN・900・。其中「416」為重量標示，單位應為「喱」（1grain，等於0.0648g），屬英美制最小重量單位，換算後為27.216g，大致同於一般西班牙8里爾銀幣的重量。「900」則為含銀純度（fine）標示（圖29、圖30右），銀幣兩面邊緣環繞細小長方形突點，日文稱之為「馬齒」。幣身兩面見多處戳印符號，如「足」、「忠」、「干」、「一」等（圖31、圖32）。

日本明治新政以後，進行幣制改革，採用金本位制，輔以銀、銅貨幣，並於明治三年（1870）引進西方機械造幣設備，鑄造西式圓形貨幣。為了在貿易上與當時國際通貨主流的墨西哥銀銀圓競爭，遂開始發行一圓銀幣，通稱「圓銀」，台灣俗稱「日本龍銀」。依照紋飾、銘文與鑄造年份，可將此類日本圓銀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旭日銀」，首次發行於明治三年，正面為旭日紋，背面為龍紋。第二類「貿易銀」，正面為「貿易銀」三字豎寫，背面為龍紋，僅於明治八年至十年（1875-77）間鑄造發行。第三類為「一圓銀」，正面「一圓」二字豎寫，背面為龍紋，發行時間延續最長，始於明治七年，至大正三年（1914）方止。⁴³

十九世紀晚期，台灣流通大量日本圓銀，光緒十八年（1892）南京文人蔣師

⁴³ 龜谷雅嗣，《日本の近代銀貨-一円銀貨の部-》，東京都：書信館出版株式會社，2003；中川十二、渡部敦，《古錢入門》，東京都：日本文藝社，1973，頁 190-219。

轍訪台時，在日記中紀錄遊台見聞即稱：「今臺灣盛行者則日本番餅，銀色尤不足，而式頗精。」⁴⁴ 而日本圓銀幣的廣泛流行，要持續至二十世紀前半的日本據台時期。台灣地區在此一時期墓葬中隨葬日本圓銀的現象，頗為常見，如近年台南市新市區第一公墓所清理的一批晚清墓葬中，即發現了不少陪葬的日本銀圓（圖 33、圖 34）。⁴⁵ 此外，相同圓銀也曾見於福建漳州市區所發現的晚清銀元窖藏（圖 35）。⁴⁶



圖 28



圖 29



圖 30



圖 31



圖 32



圖 33



圖 34



圖 35

三. 幾點認識

台灣南部地區出土的各類西方銀幣，如荷蘭 Stuvier 銀幣、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佛頭銀）、墨西哥鷹銀，以及日本圓銀，不僅映證了文獻所載各種洋銀在台灣流通的狀況。同時也提供了史料所無法呈現的多種訊息，包含錢幣形態與

⁴⁴ 蔣師轍，《台游日記》，頁 65。

⁴⁵ 該批墓葬出土各類文物現由台南市新市區公所收存。

⁴⁶ 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頁 27-28。

紋飾特徵、銘文、幣值、使用狀況等諸多細節，揭示了明清時期台灣地區使用洋銀的具體面貌。

例如這些銀幣表面，常見各種戳印符號，這是由於十九世紀常見偽造洋銀的情形，故其在中國地區流通時，使用者多利用戳印檢驗銀幣的真偽。在道光朝末年，分巡台灣兵備道徐宗幹即曾向郊行商賈發佈諭示，告誡勿以劣貨欺矇遠客。而當時所有的銀貨，皆存在銀元交由具有信用之郊行商人，進行甄別極印，以證明其並非贗造的舊習。⁴⁷ 如此一來，頻繁轉手交易的銀幣，幣面大多會遭受相當程度的損毀，即成為俗稱的「爛版銀」或「粗銀」(Chopped Dollar)。這種洋銀在傳世文物中頗為常見(例見圖 36，台南市政成功文物館傳世品)，⁴⁸ 而近年在印尼海域發現的 1822 年「的惺號」(Tek Sing)中國沉船出水文物中，亦發現了這種蓋有戳印的西班牙銀幣(圖 37)。⁴⁹ 再者，由於幣面戳印過多，損毀嚴重，造成銀量耗損，也使得銀幣在秤量時，由原先標準的「七二銀」(重七錢二分)被降為「七錢銀」交易，⁵⁰ 或是重新被熔鑄成其它銀貨。

此外，透過這些銀幣出土的狀況可知，洋銀不僅在明清經濟市場交易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成為陪葬品，被納入當時台灣漢人仕庶喪葬禮俗的儀式中，伴隨死者下墳埋葬。另一方面，這些西方銀幣也被十七世紀以後的台灣原住民社會所接受，不僅在日常交易中被使用，同時也與漢人葬俗相似，出現在墓葬儀式中做為隨葬的物件。



圖 36



圖 37

⁴⁷ 伊能嘉矩(1928)，江慶林等譯，《台灣文化志下卷》，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頁 31。

⁴⁸ 台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舊藏，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七世 1818 年所鑄 8 里耳銀幣(文物編號 1300-3)；感謝台南市政府文化資產管理處提供藏品進行記錄與研究。

⁴⁹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p. 331.

⁵⁰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台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頁 8。

參考書目

古籍文獻

- (明)張燮,《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清)余文儀,《修續台灣府志》,台北:大通書局,1984。
(清)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台北:大通書局,1984。
(清)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9。
(清)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清)蔣師轍,《台游日記》,台北:大通書局,1984。
(清)倪模,《古今錢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專書

- 山口美由紀,《長崎出島》,東京:同成社,2008。
中川十二、渡部敦,《古錢入門》,東京都:日本文藝社,1973。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台灣文化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李俊德編,《八卦山史跡文物展圖錄》,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1987。
曾澤祿,《台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嘉義:作者出版,2004。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以台灣地區學者的論述為中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台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台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2009。
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台南科學園區出土金屬器形制與製作工藝研究案期末報告》,委託單位: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2010。
龜谷雅嗣,《日本の近代銀貨-一円銀貨の部-》,東京都:書信館出版株式會社,2003。
韓家寶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台灣告集令、婚禮與洗禮登錄簿》,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航路アジアへ!~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都: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1998。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ime Warner Books, 2003.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Public and Mail Bid Auction Sale #56*, San Diego, CA: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1992.
Sir John Bucknill M. A., *The Coins of the Dutch Indies*,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31.

期刊論文

- 江陰博物館，〈江蘇江陰叶家宕明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8 期。
- 百瀨弘，〈清代西班牙元的流通〉，《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 第六卷明清》，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449-486。
-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台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三期，1976，頁 1-54。
- 陳阿泉，〈流入廈門的外國銀幣〉，《福建文博》，2001，第二期，頁 91-92。
- 張敦智、林嘉慧，〈清領時期台灣「制錢」與「銀元」的關係〉，《台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十期，2012，頁 37-50。
- 張寧，〈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中國錢幣》，2003，第 83 期，頁 26-46。
- 張庸吾，〈清季之台灣貨幣流通考〉，《台灣經濟史初集》，台北：台灣銀行，1954，頁 16-30。
- 盛觀熙，〈浙江普陀山出土西班牙銀幣〉，《中國錢幣》，1996，第 55 期，頁 39。
- 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福建文博》，2010，第 3 期，頁 23-31。
- 賴俊哲，〈漳州地區歷年出土外國銀幣的若干問題〉，《福建文博》，2001，第二期，頁 85-90。
- 蘇震，〈光復前台灣貨幣制度之演變〉，《台灣經濟史初集》，台北：台灣銀行，1954，頁 1-15。